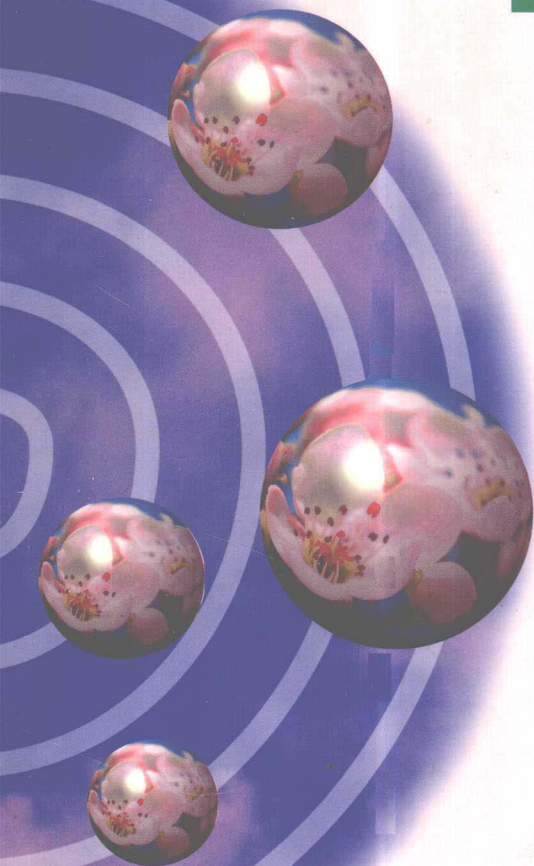


九歌文庫
481



在紅梅 初綻時

楊小雲著



楊小雲 著

愛在紅梅初綻時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九歌文庫 ④81

愛在紅梅初綻時

When the Plum Blossoms Bloom

著 者：楊 小 雲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5776564・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網路位址／<http://www.books.com.tw>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八德路三段12巷51弄34號(電話／5792838)

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(電話／7773915)

印 刷 所：崇寶彩藝印刷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：龍雲翔律師

蕭雄淋律師

董安丹律師

初 版：1997(民國86)年11月10日

定 價：200元

ISBN 957-560-506-3

Printed in Taiwan
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掉換)

1

換了兩趟公車，頂著九月烈日，走了近半小時，穿過彎曲的巷道，當余台美站在位於中和的這幢公寓門前時，已經是離開板橋家門兩小時四十分後了。

她仔細確認褪色紅門上斑駁的號碼，和報紙上的地址無誤後，拿手背抹去臉上的汗，按向六號四樓的黑鈕。

幾乎就在鈴聲響起同時，一個粗濁、夾著濃重廣東口音的男聲，由對講機衝出：

「找誰？」

台美嚇得連連後退，半晌才回過神來，忐忑的說：

「我——是來應徵的。」

「啪！」的一聲，老舊的紅門裂出一條縫，台美略一遲疑，還是推門走了進去。

樓梯還算乾淨，只是一層比一層暗，接近四樓，幾乎暗得像夜晚，她必須靠著扶

手，小心的拾級而上。一股混雜著恐懼的不安全感湧了上來，真該接受林莉的好意，讓她陪同一起來的。她幾乎想轉身往下走，猶豫間，卻見四樓右邊的鐵門和白色木門已經敞開著了。

台美不知道是就這麼走進去呢？還是該按門鈴，正在猶豫為難中，裡頭已揚起催促。

「進來呀！」又是那粗濁的男聲，這回加上些許不耐；「門又沒關！」

台美低頭向屋裡挪步，大約二十坪的公寓房子，空空盪盪的什麼都沒有，面牆角落，一個男人正蹲在磁磚地上講電話，聲音在空屋中打轉，益發顯得粗重；這回他講的是廣東話，台美自是半句也不懂，只得窘迫的站在門邊。這是她最要好同學林莉教她的「防身招數」之一。

「一定要靠近門口，萬一情況不對，才好落跑。」

等候中，台美悄悄的瀏覽了整個房子，心頭益發涼了起來，這那裡是進出口貿易公司，外頭連塊招牌沒有不說，裡面更是空無一物，根本是空屋出售嘛！看來今天的尋職又是白跑一趟了，不如走了，腳下不覺的往外移去。

這時男人卻掛了電話，從地上拔起，她趕忙靠門站住，警戒的瞪著眼睛望向陌生男子。

那男人自顧的掏出菸點上，用力狠吸一口，含在嘴裡好一會兒，仰起臉吐出一串不規則煙圈，也不看台美，使用生硬的國語講了起來：

「我係香港人，做成衣生意的，常批貨到台北來，需要一個地方聯絡，需要有人幫我接電話、接貨單，就這麼簡單。對了，禮（妳）還在唸書嗎？」

最後這句話是伴著詢問的視線一起投向台美的。

「是的，」台美說出進門後的第一句話：「××商職夜間部。」

「哦，禮看起來很小。幾多歲啦？我係不要僱用童工的。」

「十六歲，快要十七了。」

「那好。」男人又吸了口菸，「我看禮明天就來上工，月薪五千。明天幫我一起去買幾樣用具，打理一下。早上八點半到，準時！」

太突然了，台美一時消化不了這許多驚喜，加上他講話奇快，使她不敢確定自己沒有聽錯，脫口而出問：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男人皺著眉，將於屁股扔在磁磚上，踩熄後，又掏出一根夾在指間：

「我係說，我要用禮了！」

這回台美完全懂了，她輕輕的「哦——」著。只是，她分辨不出這中間的成分是欣喜找到一份工作呢？還是對不可知的未來懷著一分不確定的迷惘。

待她轉身打算離去時，男人的聲音從背後追來。

「喂！妹妹，禮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余台美。」

「好。我姓桂，桂正男。」

工作是找到了，卻沒有預期中那般興奮，是太輕率，還是太容易，或者是那環境太不像個公司？

其實，台美也不知道公司「小妹」的確切工作內容，畢竟這是她第一回謀職，第一個工作。

但是，不管怎麼說，不應該像那樣。

在公車上，她腦海中又浮起那間空屋中不斷迴旋著老闆粗濁的廣東國語，便益發覺得失望又悵惘，意興就更加的闌珊起來。

接近家門時，依舊揮不去積在心頭的紛亂，加上又餓又累，步履便顯得滯滯重重；無精打采的踟躕前行。

「阿美呀！妳回來啦！」是對面雜貨舖老闆娘的吆喝聲，一下子就把她從沉靜中驚醒：「妳娘又去做工了，她說飯菜在桌上，叫妳自己吃。」

「謝謝洪媽媽。」

「哎！先別走，」老闆娘用聲音擋住台美的腳步，揚著嗓子問：「妳工作找到了沒有？」

台美點點頭，取出鎖鑰打算開門，老闆娘尖銳的語音立即如連發砲般橫轟過來：

「那就好。不是我愛說，妳娘實在太辛苦了，從早做到晚，以前是為妳爸爸的看病錢，現在是為妳唸書，實在有夠累的……好在妳懂事，知道讀夜間，白天可以找工作來減輕負擔……這樣哦，妳娘以後就不用那樣拚命做了……」

台美站在太陽下，汗從額頭成串的往下滑，濕濕的襯衫，像水蛭般貼在身上，越來

越多，一如洪媽媽傾瀉的話，台美好希望自己馬上昏倒。

遠遠的傳來急促的機車聲，一陣「劈拍——」截斷了綿延不止的嘮叨。

「媽！妳又在唸什麼啦！也不嫌累！」

是洪恩，洪家老二；他一面解著機車後座的紙箱，一面悄悄向台美示意，要她快閃。台美如獲大赦令般，轉身就跑。

逃開了洪媽媽聲音的追迫，逃不開的是她的每一句話，洪媽媽說的全是實情，也是台美心中的痛，母親的勞苦，台美當然清楚；如今工作有了著落，應該高興才對，不是嗎？五千塊，付了房租還有剩，這樣一來，媽媽就可以少洗好多台車了。

懷著這樣一分心情，第二天台美上班時，便不似昨日那般猶豫加懷疑了；她甚至告訴自己，要好好的做，絕不能因為表現不佳而被開除。

她想起昨晚睡前，握著母親因長期浸水而泛白粗腫的雙手時，所說的發自心底的話：

「媽媽，從現在起，我會很努力工作，這樣妳就可以少接一些打掃、洗車的事了，媽，我一定會……」

母親什麼也沒說，只用一雙堆在皺紋中的眼睛，溫柔的瞅著她，唇邊捲起一抹疲倦又欣慰的淺笑，那笑，顯得好恍惚、好無力。

2

「媽，我要上樓去換制服，準備上學了！」
林莉一邊快速的解下圍裙，一邊急著把自己從堆著五顏六色、五味雜陳的流理台上往左移。

「還早嘛！」母親俐落的將一勺麻婆豆腐舀入白色保麗龍餐盤。

「早什麼早！」林莉搶白道：「都已經五點四十分了吔！」

「不是六點二十才上課的嗎？走過去七八分鐘就到，幹嘛急咧？」

「拜託！我要洗澡、洗頭，還要收書包、換衣服吔！」

「妳這孩子實在古怪，又不髒，幹嘛天天洗頭？告訴妳，瓦斯、水都要錢的呀；真是，不會賺，只會開……」

豆腐上蓋了一塊油炸排骨，糊糊髒髒的一團，林莉嫌惡的聳了下鼻子。她替客人打

菜，總盡量擺放得好看些，至少不會將每樣菜疊在一塊，除非——是討厭的客人，很俗、很土的客人，很邇邇的客人。

她喜歡看起來乾淨、斯文的客人，就像那個大學生；每回林莉總多昏一些，並且仔細的排擺出美麗層次，連同淺淺的笑，一同推了過去給那個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他……。

趁媽媽替客人盛飯、算帳，林莉側身從餐台後滑了出來，將圍裙往地上一甩，如羚羊般奔上二樓，鑽進最裡面三坪大的小房間，用力擠出屬於餐廳滿是葷腥的混濁空氣，按下小電扇狂吹。

接著她蹲下身，從床底下撈出心愛的「私房清潔用品」。粉紅色提籃裡，列著洗髮精、潤髮乳、象牙肥皂、乳液、沙威隆、化妝水、淡香水、磨砂膏、海綿、美髮乳，每一樣都是她心愛寶貝，爲了買這些東西，她不止一次的從收銀機裡悄悄「拿」錢，她不敢多拿，怕被母親發覺，每回只抽一百或五十，小心的積攢著，加上零用錢，湊足了一定金額，然後分批買來，藏在書包裡，運放回床下。

對母親而言，這些全是不必要的「浪費」，洗臉、洗澡，普通肥皂就好，洗髮精則是向批發商買那種桶裝的，「人家美容院也是用這個」。有一回林莉要求買瓶潤髮乳，

母親臉一沉，粗著嗓子道：

「用那個幹嘛？我一輩子也沒用，頭髮不是照樣好好的！」

林莉憤憤的嘸著嘴，「我才不要像你一樣，一輩子都沾著葷腥混濁的油煙味、菜味哩！」她在心裡對自己說著。

她喜歡把自己打點得乾乾淨淨，頭上、身上香香的去上學，因此每天出門前的「清洗」便成為不可或缺的身體功課。

雖然她從不肯邁進廚房一步，但是站在堆滿菜盤的餐台前，臉上、身上還是被薰得「異味滿滿」。她恨透了這種味道，一種曾是她最熟悉、視為當然的氣味。

從出生起，她就呼吸著這股混著油煙、魚腥、肉汁的空氣，父母哥哥身上散發的，全是相同氣味，她便自然的接受了披在自己身體衣服上的味道，從不覺有什麼不對。

是進入國中那年，每天司機送來上學的吳麗梅在經過她身邊時，聳起鼻子，做出欲嘔狀誇張的嚷嚷著：

「我的媽呀！林莉妳身上怎麼有股可怕的怪味呀！妳們家不會是賣豬肉的吧？」

「她家開自助餐廳的！」也不知是那個雞婆多嘴。

「難怪！」吳麗梅露出輕蔑的嫌惡，揚起下巴，快步橫過。

強烈的羞憤像利刃般直搗向林莉脆弱又敏感的心，她真想衝過去狠狠的給吳麗梅一耳光，直打得她那張雪白面頰鮮血淋漓才痛快；就在那一刻，她咬著嘴唇對自己發重誓：

「絕不允許那股低劣的氣味留存在身上！」

從那時開始，她每天瘋狂的清洗自己，恨不得刷掉一層皮那般狠命揉洗，搓洗。

洗過頭、澡，果然不一樣，整個人都亮了起來，林莉貪愛的凝睇著罩在水霧鏡中那張紅潤潤的臉，一雙烏黑畫滿慧點的大眼睛裡，浮起了讚嘆的愛嬌，一抹俏皮中隱著挑逗的笑，慢慢將豐滿的唇拉出優美的弧度，她恍恍惚惚的迷失在自己的嬌媚中……。

是母親的尖銳催喊，將她從自戀的幻影中推出：

「林莉啊！怎麼還在摸，已經六點十五分了啦，快點去學校了！」

「討厭！每天都這樣催，催，催！喊那麼大聲，煩死了！」

待她吹乾頭髮，換好制服，夾著書包下樓，餐廳牆上的老爺鐘，指著六點三十分。

餐廳裡滿是客人，叫菜的隊伍將餐台圍成一道人籬，正好擋住了母親的視線，她趕

忙彎下腰從人牆中鑽了出來，一口氣跑到巷口；回頭瞄了下「心園自助餐」的招牌，已漸次隱沒於昏暗的暮色中。

「總有一天，」林莉在心底重複的對自己說：「我要把這幾個字，從生命中挖去！」

把書包往肩上一搭，林莉挺起戴著黛安芬胸罩C罩杯的豐乳，大步向閃著眩目霓虹燈的街道走去。

學校在兩條街外的窄巷內，日光燈將偌大的校園妝點得亮如白晝。爬上三樓，趁老師寫黑板時，林莉躡手躡腳的從後門滑進了高一愛班教室，輕巧的把自己裝入靠牆倒數第二個位子上。

坐定後，她從書包裡取出吸油面紙，仔細按去鼻尖上的油光，再撈出粉紅色小梳子，對著同色心型小鏡悉心梳理。

待整裝完畢後，這才側身輕間坐在左邊的台美。

「這節是什麼課啊？」

「國文。」

林莉胡亂的翻著書包，不經心的聳聳肩，吐了下舌頭：

「哇！課本沒帶。等下筆記借我抄。」

講台上的老師轉過身，凌厲的目光透過兩框鏡片掃了過來，內中寫滿了多過語言的斥責。林莉一陣心虛，趕忙低下頭，努力做出認真抄寫狀。

下課鈴總是那般的美妙又悅耳，老師的後腳跟才移出門檻，教室就像沸水般滾了起來，林莉立覺精神百倍，她揚了揚下巴，喜孜孜的對台美說：

「走！上福利社，我請！」

舉著可樂，兩人慢慢邊走邊吸。

「噯，妳班上的如何？老闆兇不兇？」林莉問。

「他回香港去了。」

「哇塞！搞什麼東東啊！妳才上班兩天，他人就落跑啦？」

「人家是回去辦貨。」

「那公司不就只有妳一個人囉？」

「嗯。」

接近教室門口，林莉不急著進去，跳坐在水泥圍欄上，繼續聊著：

「妳上班時都做些什麼呀？」

「接電話，記下訂貨的詳細內容。」

「就這麼簡單？」林莉不敢置信的瞅著台美，「好像——有點怪怪的……搞不好其中
有詐！對了，公司叫什麼來著？」

台美怔怔的瞪了眼睛，訥訥的低語：

「我不知道吔……好像——沒名稱……」

「搞什麼東東啊！連個名字都沒有，算哪門子公司呀！我看吶——一定有問題！」

「什麼問題？」台美機械的重複著。

「我也說不上來，」林莉晃盪著雙腿，咬了口紅豆麵包，轉變話題：

「妳那個老闆人生得什麼樣子啊？」

「他？」台美楞了下，一臉茫然，「我不知道吔。」

「少來！面對面坐了兩天，又一起去買家具用品，妳會不知道他長什麼樣？騙誰呀

妳！」